

于漪 著

# 岁月如歌

S U I Y U E R U G E

岁月如歌，往事依依，留下的痕迹有浓有淡，  
有深有浅，有伤痕有欢乐，有失落有收获……  
教育事业真正是遗憾的事业，教师责任大如天，追求永无止境。



上海教育出版社



SUIYUERUGE

# 岁月如歌

于漪 / 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岁月如歌 / 于漪著.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8  
ISBN 978-7-5444-1503-3

I. 岁... II. 于... III. 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29166 号

岁月如歌

于漪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上海教育出版社

易文网:www.ewen.cc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太仓市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5.25 插页 3

2007 年 8 月第 1 版 200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本

ISBN 978-7-5444-1503-3/G·1218 定价:40.00 元

(如发生质量问题,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电话:0512-53522239)

拉开层层心幕，  
往事历历眼前：  
沧海沉浮，  
岁月如歌，  
被白发欺人奈何，  
却道天凉好个秋！

于漪  
2007年盛夏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http://www.ertongbook.com)



## 目录

奋斗才能生存	1
幼小心灵的震动	5
求学的艰辛与欢乐	8
永恒的怀念	13
初遭疾病的磨难	22
“放卫星”的闹剧	26
“门”在哪儿	30
和学生的心弦对准音调	36
把握驾驭课堂的主宰	43
用语言“粘”住学生	50
飞来的“机遇”	55
灵魂洗礼	60



拷问感情与责任 ..... 66

我也是学生 ..... 81

意外的惊喜,清醒的定位 ..... 86

身上要有时代的年轮 ..... 104

多彩活动催我长 ..... 123

人民代表为人民 ..... 135

校长应努力成为教育家 ..... 147

读书之乐乐无穷 ..... 162

一辈子学做教师 ..... 187

**附录一** 四方人士评于漪(评论荟萃) ..... 194

**附录二** 主要创作成果 ..... 233

1944年夏，酷暑。肺结核菌终于嚣张地夺走了年仅三十多岁的父亲的生命。白发人祖父呆滞，茫然，母亲哭得泪人儿一般，我们姐弟五人跟着母亲嚎哭着，家里阴云密布，天塌下来了。

从日寇铁蹄蹂躏我大好河山以来，父亲因带领我们逃难，只能间或做点小生意，但屡做屡赔，囊中羞涩，家境惨淡。然而，他毕竟是个中年人，担着这个家。他撒手而去，家中老的老，小的小，何以为生？姐弟中，我最大，妹妹才一岁，母亲是半文盲，识几个字，勉强能写封简单的信，无能力养家活口，真是前途渺茫。

父亲的丧事草率办完，家里就商量孩子上学的事。那年，我初中毕业，要不要继续升学，意见不一，求学，不求学，形成拉锯之势。祖父认为女孩有点文化就可以了，家里那么困难，还读什么书，反正将来都是人家的人。母亲从自身的无能为力担当家庭生计的教训出发，期望我能在经济上自力更生，并帮助带领弟妹，虽不敢顶撞祖父，但总反复讲继续求学的重要。再说，我才十五岁，没办法找活干，更没有门路，伯伯、叔叔、大姨、小姨，一个没有，有个舅舅也患肺病，早已离世。我当然死活要求读书，学点求生的本领。最后，祖父作了让步，只要家里不要负担，可以继续求学。

天无绝人之路。正好江苏教育学院附属师范学校到镇江招考新生，招



收的人很少,我幸运地被录取。不仅不要交学费,生活费也全给包了。我有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兴奋,高兴,打心底里感谢母亲。

我喜形于色,母亲可不是如此。我一个女孩儿家只身赴苏州求学,举目无亲,她又担心了。于是,反反复复叮嘱我:要活,就要靠自己努力,自己吃苦;凡事,都要动脑子想想,要自己管住自己,不能心血来潮;要尊敬老师,友爱同学,做人要有德行,宁可刻苦自己,也不能亏待他人……反反复复地说,简直像语录一样,镌刻在我的心中。



母亲和她的五个儿女。前排右一为女婿,后排左一为大儿媳。

其实,何止我一人求学而奋斗!奋斗是我们姐弟五人的生命线,只有奋斗,才能生存,只有奋斗,才能改变孤儿寡母的命运——这成了我们前进的动力。勤奋学习,刻苦自励,真诚待人,成为我们姐弟力求上进的做人准则。大弟于渤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保谦公奖学金,全国一解放,又考取浙江大学公费奖学金,完成了浙江大学电机系学业。毕业后留校,一直从事电力系统及自动化学科的教学,教授,带教研究生,是能源部电力工程类教学委员

会委员,任《中国电力百科全书》的《电力技术基础卷》主编。二弟于洸由于品学兼优,就读高中时就被调到团市委任学校工作部副部长,后又被选送到北京大学地质地理学系深造,边学习边工作,毕业后留校任教,从事地质学方面课程和地质学史方面的科研,教授。重视课外实践,主编《中外著名山川湖泊辞典》,填补了我国地理学方面的空白。先后任北京大学组织部长、副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受教育部委托,从事高等教育史的研究与编写。三弟于淦因品学兼优、成绩优异,高中毕业由国家公费送往苏联哈尔科夫大学攻读理论物理。回国后,先后在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工作,是交叉学科理论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1979年—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访问学者,1986年—2002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原子能机构与意大利政府合办的国际物理中心负责凝聚态物理部工作,成绩卓著。获中科院自然科学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小妹于涟,毕业于浙江农业大学,“文革”后调回母校任教,先后任畜牧兽医系副主任,动物科学学院院长,教授。主持并完成研究课题12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3项,有两个研究项目在全国属领先地位。多次被评为浙江省和全国普通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先进工作者。调任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后,仍坚持带教硕士生、博士生。

五姐弟在家乡接受了爱祖国爱民族爱家乡的人生第一课的教育,迈开了人生的第一步。离开家乡时都是年少稚气的学生,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基本上实现了各自的追求。支撑我们的是奋斗精神,爱国情怀,发自内心的感恩。

每个人都很忙,两个人见面,三个人见面,已是了不起的乐事,五个人聚首已是几十年前。但只要碰到,总离不开这几个话题:一是不解放,就没有我们于氏姐弟的今天。人民养育了我们,国家培养了我们,许多认识的、不认识的亲戚、朋友、同行给我们以关爱和支持,在别人撒播的恩泽中成长,只

有竭尽毕生精力才能报效一二。二是母训不可违,在任何条件下,顺境,逆境,外物引诱,都要坚持立身,讲究德行。我是中学教师,他们都是教授、研究员,要讲究师德、科学道德。做人有基本准则,贪欲最为可怕,吞噬人性,如果人德都没有,还谈什么师德?三是低调,工作竭尽全力是本分,个人无论是天分、学识、才能,都是极其有限的,离开了大家,一事无成。为此,从不谈自己的工作成绩,从不自我吹嘘,自我摆动。吹,摆,不仅是无聊,小家子气,而且会目中无人,飘飘然,裹足不前。我这个大姐只知弟妹工作的总体情况,具体业绩几乎不知晓。上面说的一些情况还是从家乡报纸的文章《镇江于氏五兄妹》中摘录的。四是重情义,一家有困难,大家帮。互帮互学,互相砥砺。如50年代我患重症肝炎时,需食较多的糖,个人配给的极少,二弟知道后,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想方设法购买到各种各样的糖果从北京邮寄给我。人与人相交贵在一颗真心,兄弟姐妹之间也是如此,无须言谢,深深情谊寓于其中。

母亲抚育我们,整天缝缝补补,洗洗涮涮,操劳一辈子,等我们长大成人,她又离我们而去,未享到一点福。每想到此,做子女的总情不自禁地嘘唏,深感内愧。但与此同时,又有骄傲之感,母亲善良,宽厚,万分勤劳,给我们以良好的做人教育,使我们终生受益。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者铁蹄长驱直入，家乡危在旦夕，我就读的薛家巷小学即将解散。一天下午，音乐老师教我们唱《苏武牧羊》，“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忍十九年，渴饮血，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尽管曲调温柔敦厚，节拍缓慢，但老师教得那么激动，边解释边打着节拍唱，边唱边一句句解释，眼中含着泪水，我们这些七八岁的孩子被深深感染了，心中第一次闯进了“祖国”、“气节”、“亡国奴”这些大字眼，似乎一下子长大了许多。从此，这首歌不断在我胸中激荡，构成了生命的一部分，年轻老师眼含泪水教唱的形象经常在脑中萦绕。现在想来，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老师是用“心”在歌唱，唤起我们幼小心灵的觉醒。当年的我，幼小的心灵第一次受到如此的震动。就像都德《最后一课》中的小弗朗士一样，这一课，我永远忘不了。

童年与玩耍亲密结伴。踢毽子，跳绳，砌房子，捉迷藏，玩得连头发都潮了也不言累，兴致可以持续高涨。原本大人都不管，这下可不行了，兵荒马乱，日寇的飞机常在头上盘旋，大人总是板着脸，愁云密布，看到我们玩就心烦，叫我们走开，不要闹。一天下午，敌机一直在头上转，警报拉得震天响，我们几个小孩吓得躲在桌子底下。“轰隆”，“轰隆”，地动山摇，距离我们家不到 20 米的地方炸开了，父亲亲眼看到飞机侧下身子丢炸弹的情景，吓得



说不出话来。顷刻间，火光熊熊，人死屋坍，听大人说，这家姓夏。人没了，到解放时，被炸毁的地方仍然是一片瓦砾。



毋忘国耻(圆明园废墟)。

不逃不行了，鬼子什么凶残的事都做得出来，再来两架飞机，就不可能有此侥幸了。于是父亲带着老的、小的逃难到一水之隔的乡下新洲。渡船小，逃难的多，挤得哭啊，叫啊，乱成一团，我抱着母亲的腿，不敢吱声。下了船，要走很多路，对一个七八岁的孩子来说，高一脚，低一脚，十分艰难，而且不断被催促着快走。大人有的背着弟弟，有的扛着铺盖，有的提着包袱，累得气喘吁吁，狼狈不堪。

天漆黑，总算看到农舍，也是瓦房，里面有个老太太点盏油灯向外走。我高兴啊，就往门里奔，啪哒一下，摔了个大跟头，下巴磕在破砖上，疼得要命，大哭起来。父亲赶忙跑来把我拉起，一看傻了眼，我下巴的血直往外冒。怎么办？拿什么来止血？父亲没办法，只好到灶膛里拿了一把草灰朝伤口压，压得紧紧的来止血。真是遭罪，还不能哭，哭了血就止不住。都是日本鬼子让我吃的苦，不逃难就不跌这个倒霉的跤，心里恨死了。至今，下巴颏下面还留有疤痕。

晦气粘住了，甩也甩不掉。到乡下不久，母亲就染上了伤寒症。在那个年代，伤寒是重症，乡村缺医少药，父亲愁死了。母亲卧床不起，清水米汤延命，我们姐弟四个几乎无人管。我最大，当然要带领弟弟。小弟弟一两岁，

抱他的担子就落在我的身上，可我也才八九岁。只要有太阳，一群孩子总在打谷场上玩，奔跑，打闹，我总是坐在小板凳上抱着小弟弟看他们玩。没有哪个孩子是不爱玩的，我恨不能参加进去野一把。有一天，我看得入神时，把抱在手上的小弟弟忘了，站起来要拔腿跑进去，哇！小弟弟摔在地上大哭，父亲听到哭声，跑过来把我一顿狠打，我虽不服气不让我玩，但还是认了，总不能摔弟弟啊。母亲病重，连话都说不动，每天早上还要对我说：你是姐姐，要懂事，要听话，帮父亲干活。

母亲的病终于有了转机，一天天好起来，高烧退了，能下地走动走动了。谁知突然有一二十个人自天而降，陌生的，没有见过，穿着扎脚裤，腰间扎着带子，手上还有明晃晃的刀。在打谷场上玩得兴致极浓的我们吓坏了，赶紧往各自的家里跑。紧接着，鸡飞狗吠，人声嘈杂，嚎哭声，吼叫声，乱成一团。折腾了几个时辰，村子安静下来了。听大人说，有好几家遭到了抢劫，有个大户人家的孙子被蒙上眼睛带走了。村子里议论纷纷，那户人家四处托人，忙着救被绑架的孙子。

显然，这儿不是安全地带，又听说日本鬼子要扫荡农村，父亲决定另谋生路。于是，再带着我们悄然返回镇江。家里除桌子凳子，其他物品已荡然无存，照明电线破坏，墙壁也被刀劈得乱七八糟。折腾了两年，我和大弟求学事无着落，父亲想方设法联系到居住在上海的一家亲戚，于是和母亲携带我们姐弟赴沪，租借亲戚家一间房子居住，插班读小学。

国家被侵略，遭灾难，普通老百姓家同样遭殃，受罪，童年快乐美好的生活被炮火打得烟消云散。现实的教育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 求学的艰辛与欢乐

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父亲已一病不起，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移返乡，不久辞世。父亲临终把我们姐弟叫到床边，吃力地说了一句话——“学点本领，做个好人，孝顺妈妈”，就挥手叫我们走开，怕我们传染上肺病。

师范就读一年，抗日战争胜利，学校要调整。要继续求学，就须再考学校。回到家乡，私立学校读不起，正好省立淮安中学在镇江临时复校，我与大弟同去投考，尽管录取学生很少，还是考取了。学校在东门外山坡，校舍与设备极其简陋，几间破房子，课桌椅七高八低，总共才几个班级。我家住西门外，每天天不亮就要出门，横穿整个城市，要走十几里路。手里除了书包，还要拎一个饭缸子。所谓书包，就是一块方布包了几本书几个本子。饭缸子装的是前一天晚上烧的饭，上面放点咸菜或萝卜干，天热吃冷饭，天冷到老虎灶泡一分钱开水，烫一烫。下雨下雪，一身水一身泥，刮大风时，走路像背纤，迈一步都得花相当力气，累极。即使如此，我们也不缺一堂课，披星戴月出家门，摸着黑进家门，为的是求点知识，学点本领。晚上还要点盏油灯做功课，有时上下眼皮尽打架，睁不开，我曾幼稚地想：如果有根小棒撑在里面就好了，眼睛就闭不起来了。有时功课多，就用冷水朝脸上浇一浇，脑子就不是浆糊一盆，清醒了，做起来速度大大加快。早上当然是起不来，多睡一会儿都是好的。这就苦了母亲了，她每天提心吊胆等天明，喊我们起



床,烧火煮早饭。寒冬腊月,屋檐挂上尺长的冰凌,我们一起床,母亲已把热气腾腾的泡饭端到我们手上。慈母育儿女的深恩看似点点滴滴,实乃忘我奉献,我没齿难忘。

天天练腿劲,走读了一个学期,学校又搬迁,省立镇江中学在镇江郊区七里甸复校,于是再投考镇江中学。学校离市里几十里路,不住校无法就读。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无电灯照明,无自来水,住宿的地方是日本鬼子留下的军营,士兵住的一间间小房间。房间里无床,一个榻榻米(小房间里用木板搭出的高两尺的大方块),10名女同学一间,一人一张小席子,排成两排,铺在榻榻米上。空间很小,睡觉必须文雅,稍不留心,就会“侵占”到别人的“床铺”上。宿舍里没有一张桌子,一张板凳,面盆、漱口杯都放在泥地上。

因为一无所有,同学之间从不为生活上的事计较,相反,总是互帮互助。天寒地冻,汲水不易。清晨,井边放着一排漱口杯、脸盆,总有同学自告奋勇地为大家提井水。井深,一桶桶提上来,手酸且不说,有时会累得头上冒汗。个子高的不用招呼就身先士卒,有时男同学还来助威助阵,有的更是把女同学推开,自己大显身手。欢声笑语驱赶着天空的彤云,驱赶着凛冽的寒气。饮食,谈不到营养,能填饱肚子就不错。饭厅里只有几张破桌子,一律站着吃饭。一周有一次青菜炒肉片或咸菜炒肉丝,就算是美味佳肴了。当然,肉片肉丝屈指可数,绝大部分同学克制与忍让的能力很强,不去抢先。伙食费很低,四周是农田,没有什么小店可买食品,更何况身无分文是绝大多数,有几个零钱可花的已被视为“富翁”了。因此,饭与粥就成为目光的聚焦点,尤其聚集了男同学的目光,成为被攫取的“猎物”。女同学一般都来不及添饭添菜,粥桶、饭桶就底朝天了,如果有事去得晚,定要请要好的同学盛上一碗粥或一碗饭。有的男同学把饭堆得高高的,犹如小山丘,上一碗,下一碗;有的男同学总结经验说:“第一碗少盛,两三口吃完,准能盛到第二碗,这时可

以多盛。”这不是什么贪婪，狼吞虎咽，都是十七八岁长身体的“男子汉”，需要“养料”啊，因而，谁都不会笑话谁。

榻榻米的床爬上蚂蚁是常事，天热少不了蟑螂的光顾，黄梅季节，连绵下雨，就会出现如杜甫《秋述》文中所说的“多雨生鱼，青苔及榻”的状况。天酷热，蛇虫百脚也会显威。有一天下晚自修，回宿舍脱鞋上榻榻米，一脚踩在蜈蚣上，它狠狠咬了我一下，立即脚肿起来，疼得难以忍受。同学马上去找管宿舍的老师，老师那儿也没有药。突然有人想到鸡和蜈蚣是对头，鸡是吃蜈蚣的，只要把鸡嘴里的涎滴到被咬的伤口上，就能消肿止疼。有同学说伙房里有伙夫养了一只鸡，于是，几个同学就半抬半拖着我去到伙夫家敲门，把鸡从鸡窝里抓出来，伙夫把鸡的嘴硬掰开，用手指挖出鸡涎，涂在咬的地方。校园里没电灯，黑灯瞎火，人喊，鸡叫，折腾了半夜。一碰到不测之事，同学中总有好汉站出来帮，一个个讲义气，共患难，真是有情有义。

上课，老师一讲到底，理化课也是如此，没有实验室，老师作点演示已了不起，能激起同学无穷的兴趣。有些老师有学问，课教得十分精彩，师生沉浸在求知的浓郁气氛中，教者敞开心扉，学生学得认真，学得快乐。课堂上也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调皮捣蛋的男同学总要制造点小事出来热闹热闹，我就碰到过一件。有一次上作文课，有个同学恶作剧，偷偷地把我的凳子搬走，我不去找，就站着写。那次是自由命题，于是就针对这件事大发议论。其实，事属鸡虫得失，没什么了不起，而那时，我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意气，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多文思，笔端汨汨滔滔，写下了一篇类似“檄文”的东西。写好一看，觉得不妙，大概要被老师责怪了。出乎意料的是老师大为欣赏，在文后批了一大段，至今还记得这样几句：“……于生失座，成此佳篇，遂使孟嘉落帽韵事不专美于前矣！”此后，偷藏凳子开玩笑的事少了，我很得意，因为其中有我的些微功劳。

晚自修是学校一景。教室里每张课桌上一盏煤油灯，两个同学合用，尽